

揭

西

文

史

第六輯

揭西縣政協文史工作委員會編

一九九一年一月

揭西文史

(第六辑)

揭西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一月

目 录

东征时期的棉湖、河婆战役·····	县志办 (1)
日机两次轰炸河婆·····	张肯堂 (6)
河婆吸、贩和禁种鸦片始末·····	贝闻喜 (8)
一九四三年大饥荒·····	张肯堂 (10)
大北山后方医院·····	张其德 (14)
揭西县的水运·····	张振纲 (18)
李凌冰传略·····	县志办 (24)
抗日烈士曾子玉·····	曾应新 (27)
开明绅士曾镇南·····	曾应新 (29)
清代乾隆年间五云洞的三个才人·····	彭树祯 (32)
河婆名称的来由及其演进·····	刘伯奎 (35)
棉湖镇、棉湖桥探源·····	林养度 (38)
钱家寨来由·····	县志办 (41)
天宝堂·····	伍 章 (43)
从揭西客话看客家方言所保留的中原古音·····	黄九育 (44)
旧社会客家农村的夜学及其杂字课本·····	温 华 (52)

东征时期的棉湖、河婆战役

县志办

棉湖战役

1925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为肃清占据东江的陈炯明叛军，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革命政府决定组织联军进行东征。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领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粤军第七旅为东征军的右翼，自2月3日出发，一月之间，连克各城，直抵潮汕，右翼之战争告一段落；而东征军之左翼杨希闵与中路之刘震寰，因同陈炯明的部将林虎有密约，始终按兵不动，使林虎得以从容集中兵力。3月10日，林虎在五华、兴宁一带集中主力二万人，进入河婆抄袭东征军右翼的后路，企图一举消灭东征军于揭阳、潮州之间。广州大元帅府为支持右翼东征军进军潮汕，及时调西江粤军陈铭枢第一旅与吴铁城警卫军的欧阳驹独立师增援东江。

3月12日林虎属下刘志陆、王定华、黄任寰等部由河婆分两路东进，午后右路前锋抵鲤湖，左路前锋到距棉湖五里的凤湖，约六、七千人进入和顺，四、五千人进驻鲤湖，后续部队仍有万人左右。

右翼东征军留张达民、叶剑英的粤军第二师驻防潮州，以防洪兆麟、叶举残部袭击；由蒋介石、周恩来、加伦顾问率何应钦的教导一团、铁大钧的教导二团、许济的粤军第七旅迎战林虎。同时命陈铭枢、欧阳驹两部由河田向河婆前进，以便夹攻。12日，东征军由揭阳榕城出发，教导一团占领棉湖，教导二团向池尾推进，准备抗击林虎进驻鲤湖的一股。粤军第七旅从潮安经揭阳进至棉湖东北的桐坑、狗肚（古福）一带。

13日凌晨，蒋命粤军第七旅早晨7时30分进至塔头埠，向林虎军左侧包抄攻击；令教导二团于早上5时30分出发攻击鲤湖之敌，并掩护一团之左侧；令一团于早上5时30分渡榕江，6时30分攻击正面和顺之敌。

鲤湖之敌先于二团占领和顺，使教导二团陷于无用武之地；粤军第七旅迂回甚远，虽前进极速而与敌接触甚难。教导一团于早上八时前独当十倍之大敌而大战开始。

教导一团以第一、三营为第一线，第二营及特种部队为总预备队。接战不久，林虎部占地利和人数的优势，即以大部兵力包围一、三营。第一、三营英勇奋战，以白刃相搏，反复冲锋，双方死伤惨重。敌见正面难于进取，遂以强大兵力向一营左翼袭来，教导一团即令第三营迅速攻击前进，占领右前方高地以压制敌人。上午10时10分，第一营左翼向新塘村东北之小高地转移，敌随即由新塘村前进至该村东端一带田地，距教导一团团部及炮兵阵地仅四、五百米。何团长即令第二营长刘峙率总预备队第六连，渡小河用刺刀向敌猛冲，同时令炮兵向新塘东端田地的敌人射击。第一炮命中敌

散兵，敌遂争向后退；第二炮向新塘东端轰击，敌纷纷退向新塘村；第三炮以新塘村内独立树为目标，此炮毙敌20余人；第四炮射向新塘村西田地内。在炮兵掩护下五连一个排前进追击，第三营也向敌发起冲锋，林虎部被迫退出新塘村，为二营六连夺回据守。至上午11时，敌增加兵力反攻新塘村，向二营五、六连猛烈攻击；何团长命仅存的预备队第四连加入战斗，并亲率团部特务连和团部人员奋力冲杀。林虎部兵力雄厚有增无减，教导一团处境十分险恶。幸好坚持到11时30分，粤军第七旅赶到，加入三营方向作战。林虎军见了三营增加生力军，遂于大部兵力向一营包抄。一营陷入苦战中，乃命刘峙率二营、曹石泉率学生连增援一营。林虎恃兵多势众，不断进攻，均被二营及学生连击退，此时，教导一团已无兵力可增援，只命仅存兵力固守几个高地，拼死抵抗。

下午2时30分，七旅和三营发起猛烈冲锋，林虎部队支持不住，纷纷向和顺方向退却。七旅和三营跟踪追击，一营也自阵地奋起向和顺方向前进。不断进至和顺村落时，林虎使用总预备队大举反攻，七旅不支往后退却，一、三营虽极力抵抗，但对方攻势甚猛，因而死伤枕藉。在这危急关头，何团长收拾残兵和团部官兵数十人，对敌进行猛烈的射击，并多插旗帜以作疑兵，以镇静之态，与敌决一死战。敌徘徊瞻顾，踌躇不进。教导二团在鲤湖闻和顺方向炮声隆隆，遂赶来援。下午四时许，二团突然从背后打到王定华司令部，其前线部队发现后方被袭，恐腹背受敌，遂狼狈逃遁，乘夜向五华、兴宁一带撤退，棉湖之血战以当日黄昏告终。

棉湖战役，是第一次东征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双方伤亡惨重。教导一团死伤四、五百人，九个步兵连长亡六伤三，副连长、排长死伤甚多，他们多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林虎军也死伤四、五百人，一名团长、八名营、排长、五百多名士兵被俘，损失枪七百多支。

该役战斗最激烈的时刻，蒋介石、廖仲凯、周恩来及俄国顾问加伦将军等都亲自在阵地督战，士气高昂，有以一当百之雄威。教导一团千余之众，击退万余精锐之敌，是中国近代革命战争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也是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河婆战役

1925年5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刘、杨之乱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对国民革命政府的颠覆活动连续发生。英帝国主义企图利用陈炯明攻打广州，而陈炯明残部重占潮汕后，依然无恶不作，人民又遭其残害。为了统一广东，巩固革命政权，准备北伐，国民革命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任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别为第一、二、三纵队纵队长。

10月初，东征军从广州出发，14日下午4时攻克天险惠州，取得了第二次东征关键性战役的胜利。随后，一纵队出海陆丰，二纵队出三多祝、陆丰，三纵队出河源、安流。25日，一纵队在河田附近击溃李云复、罗启平等两千余人，乘胜于26日占领河婆。接着，东征军便在华阳至河婆一带与

林虎、洪兆麟部进行决战。

26日一纵队进占河婆时，因不明二纵队的情况，且一纵队第一师的第三团尚未赶到，暂屯河婆，按兵不动。是时，东路敌人于27日在五华塘湖附近与一纵队第三师接触，东征军略受挫折。28日周恩来、何应钦命第一师的第一团留守河婆，第二、三团开往罗庚坝，增援华阳，不期与敌遭遇于横江，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林虎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战斗力远不如东征军一纵队的第一师，结果林军被毙伤甚多，退走安流、双头。此时，退往棉湖、鲤湖一带之洪兆麟部与五华一带林虎部的黄任寰、李易标分三路转而向东征军一纵队进攻。一路由黄任寰率千余人出罗庚坝，一路由李易标率五千余人出上砂、黄塘，一路由洪兆麟率三千余人出井尾，企图夹攻河婆。29日上午9时，黄任寰部到华阳附近，与东征军一师二团接触，激战一整天，毙敌无数，敌只得退向罗庚坝。李易标部此时为第二纵队跟踪追击，由上砂逃至罗庚坝北方，遂被第一纵队夹攻，纷纷退向双头，又被东征军截击部队包围，就地将其全部缴械。30日，洪兆麟闻第一师移向罗庚坝追击，乃亲率李云复、谢炳文等部三千余人袭击河婆。扬言要“打进河婆，大劫三日”。留守河婆的第一团官兵，坚决抗敌，激战于九斗、坪上一带。自晨至午，经东征军多次猛烈冲锋，敌死伤甚多，洪腿部受伤，部下四散逃跑，向潮安方向窜去。

河婆战役，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重歼敌人的重大战役。此次战役后，东江地区完全平定。东征军总指挥部于10月6日抵汕头，宣告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日机两次轰炸河婆

张肯堂

河婆地处潮汕与海、陆丰之中途，为战时货运的中心。沿海失陷后，又是军事调动必经之地，地位空前的重要。至于货运，我们可以看到自公平、河田至河婆，安流及兴梅一带货运之频繁，川流不息。每日集散货物，堆积如山。陆路人潮汹涌，水路则舟楫盈江。敌人为了扰乱地方金融，中断沿海货运，震撼人心，阻延军事行动，故日机轰炸河婆，乃是意中事了。

第一次轰炸河婆，系一九三九年旧历五月初五日，下午约一时许。敌机两架在汕头基地起飞，经曲溪、棉湖直飞河婆。敌机两架在河婆上空盘旋后，轮流俯冲轰炸市区。一先一后，并发射机枪助威。被炸地点：计济襄桥一枚，西门街、帝爷街、区署前、北坑祠等处，约投下十一弹，其中数弹未爆炸，济襄桥为首当其冲，因炸弹不大，桥中心被炸一约三尺直径大小窟窿。该桥结构坚固，不受影响，亦无任何危险。炸后市民关心该桥所造成之损失，前往观看者颇多。其他被炸地点，损害轻微，并无房屋倒塌或燃烧事件。据记忆此次张、彭姓死各一人，伤数人而已。

在帝爷街陈美合店内，有一炸弹未爆炸，该弹约二百磅。自左边墙角直穿过大桁，而斜插在右边墙壁处，屋顶与大桁被戳一个平滑的大洞，威力确是惊人，不久区署士兵

把它移置到安全地带。炸后市民如惊弓之鸟，纷纷奔出市区。其他受炸地点情形，因未观察故不详。

据一般观察者言，该两架敌机先后俯冲时，其中一架似有损坏声音，且飞行较慢，返航时坠毁曲溪，机员逃亡。其实当日机轰炸时，因低飞被帝爷庙背之持枪警员击中，张少云曾亲眼看到射击情况。兴梅各日报，曾刊出河婆击落敌机一架新闻。河婆被炸后约一个月，揭阳县府特雇两只民船，将飞机残骸运来河婆，供乡民观赏，乡民们亦以曾击中敌机，而感到光荣。

其实，东江一带乃无设防地区，日机屡次袭击东江各县，都好像是以陈旧飞机作练习轰炸。日本至那时已成强弩之末，资源缺乏了。有一次两架敌机轰炸梅县农林中学，因技术欠高明，当第一架俯冲投弹时，第二架紧跟又俯冲下去，恰好第一架所投的弹，击中第二架而坠毁，由此可证明日机师的低能，和敌机之性能了。日机的机翼是用青帆布做的，机身绘有骷髅，这不是表示日寇之迷信程度和怕死么？

战争后期，日军在东南亚战事败退，盟军已部署登陆华东，协助反攻了。日军驻华大将冈村宁次对华东一带军事行动，极为注意。是故日机又于一九四三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再度轰炸河婆。帝爷庙背龙眼树下，湖塘头一带，死伤最多，血肉模糊，其状至惨，死伤数十人。但实情如何？当时已无实录，迄今又事隔四十多年，询之父老乡贤，多已遗忘。

河婆被炸前后，安流、紫金、汤坑一带也先后被炸或扫射，那时是紫金一带军队，调驻沿海地区的缘故。

（作者为旅马华侨，民俗学家）

河婆吸、販和禁種鴉片始末

貝聞喜

鴉片俗稱大烟，自清中叶由英商販運入境，很快便蔓延為害。河婆地區尤甚。不論青壯年一經成癮，便面黃肌瘦，意志消沉，很多造成傾家蕩產，子散妻離，甚至淪為寇盜，謀財害命等，危害社會治安。由於吸毒的人多，烟價昂貴，因此漸有種植罌粟，炮制烟膏以牟利的。民國時期種烟之風愈熾，每至冬春，各地不種越冬作物，改種罌粟，當罌花盛開，滿洋皆白，早晚間農民四出割收烟膠，遍地燈光萬點。許多從事經商、文教者也轉趨種烟、販烟活動。造成吸毒的人愈多，糧食生產銳減。

辛亥革命後，國民政府推行禁烟。民國3年(1914年)，揭陽知縣施文熙明令禁種罌粟，派警強行铲除。又設禁烟局、戒烟所，定每年6月6日為禁烟日。然而烟毒為害至深，烟民轉為秘密活動，烟價便成倍上漲。抗日戰爭期間，揭陽縣長林先立，多次率部到良田、橫江等地铲烟，由於山區人民缺乏其它經濟來源，累禁累種，甚至暗中組織武裝抗拒。林為了開發良田文化，企望提高鄉民文化達到根絕種烟目的，曾撥公款，派教師在良田下村創辦“先立學校”，這對提高人民文化，培養人材確實起到很大作用，但對禁種鴉片却效果甚微。此外歷任縣長，則多採取明禁暗縱手法，

收受贿赂，欺上瞒下，从中渔利。造成凡挂“戒烟处”招牌的地方，却成为官办的鸦片烟馆。日寇沦陷至解放前夕，河婆镇以×××、×××开设的“协盛”“明昌”号为首，共有烟馆13间，吸、种鸦片之风遍及各地。

解放之初，县人民政府虽百废待兴，仍采取措施，禁绝烟毒，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由副县长何绍宽为主任，广泛宣传禁烟禁毒意义及惩治条例，采取宽严结合惩办为首分子办法，1950年10月，即拘执一批吸毒者和贩毒犯，收缴大批烟毒、烟具。1951年何副县长亲赴棉湖、灰寨一带，缉获凤湖×××和灰寨××两名大贩毒犯，该两犯在汕头偷制吗啡，竟以女婴剖腹挖藏，企图偷运过港，手段骇人听闻，便没收其全部毒品，并将两犯处以死刑，从此贩毒、吸毒和种烟之风很快得到制止。同时对贫困和缺乏生活出路之乡民，拨出大批救济粮款，并且号召人民自觉上缴家存鸦片，仅河婆、棉湖等区就收缴烟土两千余磅，吗啡三十五磅，1958年后又重新收缴一次，收得烟土九千九百多两，至此为害百年的鸦片之害遂告彻底根绝。

一九四三年大饥荒

张肯堂

我国抗战进入第六个年头，军事转进，陷区扩大，政令不行，地方坐大。人民因币值跌，物价贵，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境。是时征兵拉夫之使人目击心伤，官吏公然枉法自肥，使人痛心发指；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大有天将末日，人生何世之感！

似乎是在此前一二年的秋天，河婆因洪水泛滥，秧苗插后不久，禾苗长到尺来高时，田垄间出现一种长寸许，身黑红头，形状如蚕的害虫，喫食禾苗、禾胎，滋长极快，传播迅速，不数日间，全河每个角落都遭虫害。起初农民捉不胜捉，或求神拜佛，求助于天，但那里能扑灭虫灾？一片稻田被喫后，有如香柱直插，全无生气，眼看一造稻谷无望收获了，只有后插或高埠田丘，因一阵西风大雨，所谓：“东风一包虫，西风一包药”。说来奇怪，不两天各地害虫，全数僵毙。尚有余穗者，收成大减；此乃预示大饥荒的前奏。

一九四三年春耕后，气候多风凉爽，亢旱不雨。各地水田开始无水灌溉，人心已感惶惶。及至四月，旱象如故。初时农民担水以茶壶淋漓禾头，终因水沟、池塘或水井枯竭而放弃。且风烈日厉，五月气候炎酷，骄阳似火，人皆多病。迷信神明者，日夜焚香，沐浴斋戒，扶乩童，打龙潭，上表

求雨，祷告天神。但苍苍青天，曷有其极。而骄阳肆虐，田地龟裂，禾黍枯萎，人心浮动，惶惶然不可终日！

更可虑者，一般商人在兴宁、梅县等地，所购买货物，由梅江、琴江上溯安流，转运河婆时，江流水浅，舟楫不行，多停泊于水寨、河口或深潭附近。货物米粮，不能及时运济，沿途又遭抢劫或偷盗，损失不赀。安河脚夫，也借故自肥。因之货运中断，行人稀少，使河婆之缺粮情况，更见严重。风声所播，各地粮价，时刻不同，有钱已难买到米粮，其严重情形，概可想见了。

是时，大户及粮商，藉故屯积居奇，提高粮价，甚或不卖。贫穷人家，已无钱也无法买到粮杂，只有出之典当或高利贷之一途了。那时大户卖了三二石谷，即可买到良田一斗种。富有之家趁火打劫，一转眼之间，富上加富，穷人流着血泪，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有很多乡村人民已无法借贷或典押，唯有向山间采掘猴头，树叶或野果充饥了。但在粥少僧多的情况下，要挖掘野生植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食下猴头或野生植物，消化不良，血液不洁，很多肿了脚，胀了肚或罹奇怪病症者，衣食已无着落，医药更谈不上，只有眼巴巴的坐以待毙而已。

河婆人有的是醉生梦死者，每年三月间，乡村和市区都有守神演戏，把河婆社会粉饰得一片升平。接近沦陷区一带饥民，于这年三月间，携男带女相继的投奔和逃荒到河婆了。假如这批饥民不逃荒河婆的话，河婆根本不会发生这样严重的灾情；五千多同胞也不会成为异域孤鬼了。初时一般饥民尚有一些人布施残羹剩饭，也有卖妻鬻子，苟延残喘。

以后饥民愈来愈多，他们充斥在祠堂、神庙、茶亭、厕所、街檐之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们都是善良和守法的同胞，虽然处身饥寒交迫，痛苦万状，他们不以蛮横或卑鄙手段去抢劫掠夺和做违反人性的事。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当时政府和河婆人民，未能组织统一赈济机构，救济难民，揆诸天理、人情、法令和良心，又何能自圆其说？奈何一任饥民饥渴而死亡，言念及此，能不一恸！

有些难民，迫不得已因饥苦过甚，偶而偷盗了人家一点食物，被割了耳朵，或断了手指，其惨状已不忍睹。还有许多因饥饿过度，失去了人形，鹄面鸠形，大肚小脚，缺唇露齿，瞎眼歪鼻，遍体鳞伤，匍匐在河婆市区每一角落，任由苍蝇虫蛆肆虐，泪涔涔的流下最后一滴。这一幅幅伤心惨目的饥民图，笔者不能描绘其百一，但哀伤往事，历久不忘！

那时，亢旱如故，地黑天昏，谣言四起，不可终日。五月初旬，饥民饿死者，已日有数起；河婆善堂应时组织，可惜其宗旨，只是收埋死者，而无视生者。这种轻重倒置，难予人诟病；但任劳任怨，也算劳苦功高。河婆不致疫病流行，亦赖善堂收殓尸骸之所赐。初时，善堂尚有棺木施赠，及后情形严重，日必数十具，改用活动抽底薄板了。有些未断气者，被置于棺木中，心灵尚有知觉，此种感受，只有身受者方能体会。谁无子女，生之何恩，死也何惨，悲夫！

是年旱灾，粤东以河婆受害最惨。东江各县灾情虽然严重，但饿死不多人。河南省大灾，蝗虫为害，所经之处，遮蔽天日，庐舍丘圯，死亡达百万人以上。河婆死亡者共达五千余人，逃荒河婆之难民，除一部份被收买为人妻妾子女

外，几乎全部死亡。足见灾情之可怕，此河婆从所未有也。

旱灾约于六月末立秋前后解除。甘霖一降，大地回春，人民欢呼雀跃。中央于秋深冬初派梁寒操、彭元藻前来勘灾散赈，已无补于事。昨日惨痛，河婆人好似轻烟一抹；入冬后，又是一片升平，笙歌处处。人民恰像生活在疯狂麻木之中，此种反常心理，是劫后余生之反映耶！

注：彭元藻系五云洞枫树廊人，为香港枫树小馆彭展南君上辈，是时出任广东省参议会秘书长。

大北山后方医院

张其德

解放战争时期，大北山有一所潮汕人民抗征队的后方医院，又称大北山医院。一九四九年五月，这所医院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第二支队野战医院。解放后，野战医院与大南山医院合并，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潮汕军分区休养所。大北山后方医院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建立起来的，在峥嵘的岁月里，她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为潮汕的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大北山后方医院是一九四九年六月，潮汕人民抗征队在，大北山天宝堂成立的。当时，部队攻打长滩地主武装，中队长陈殊和黄平同志负重伤，无处治疗。为接收治疗在战斗中负重伤的同志，潮汕地委决定在大北山成立抗征队的后方医院。

大北山后方医院创建初期，只有李惠、邱峰、李伟三名医生，其他一无所有。医院设在哪里才合适呢？后来由李惠、李伟同志组织几个人进行研究和勘察，发现称钩潭鸡笼山下地形奇特，北面重峦迭嶂，周围山高林密，距称钩潭村有四、五华里，还有一条小溪流，水清环境好，大家认为伤病员在此疗养既安全又可靠，这是后方医院合适地点。可是，在这深山沟里尽是乱蓬荆棘，四处阴森森的，没有一间